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问题与方向

■ 程焕文 刘佳亲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 要:[目的/意义]为明确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和任务,回顾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研究现状,剖析其存在的问题。[方法/过程]通过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现状的回顾,提出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是为图书馆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方向指引和解决方案,认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现在存在有著述无思想、有潮流无方向、有方法无目标等问题。[结果/结论]建议今后重点研究公共图书馆、文献文化传承、全民阅读推广、图书馆服务创新和信息素养教育。

关键词:图书馆学 使命 问题 方向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01.003

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图书馆学学术研究亦空前繁荣,但是图书馆学研究的繁华时常失去图书馆的光芒和本色,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迷失了图书馆学的本质和真实。现试就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应有的发展方向略抒己见,以就教于图书馆学界同仁。

1 使命

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研究自然必须致力于为作为社会机构的图书馆的发展而服务,一切与图书馆发展无关的研究皆不属于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

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界鲜有关于图书馆学研究使命的探讨,以至于许多研究者不明白为什么研究图书馆学,自然所谓的研究也就时常是盲目的,对图书馆发展是无用的,甚至是无益的。简单地说,图书馆学研究主要有以下三项使命:

1.1 为图书馆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图书馆学研究的首要使命就是要出思想、出理论,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思想和理论指导。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宏观的社会层面确立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宣传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使图书馆界同仁牢固树立正确的图书馆价值观,使社会各个阶层明确图书馆的价值;二是在微观的专业层面确立图书馆业务的基本原理与技术方法,使图书馆的业务发展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条不紊地发展。

1.2 为图书馆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社会的发展往往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或快或慢,或起或落,或进或退。图书馆的发展自不例外。如何正确地分析影响社会发展的纷繁因素,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判断,以指引图书馆的发展,而不是随波逐流,无疑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什么是图书馆发展的正确方向?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民众的图书馆发展需求就是图书馆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看起来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时常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图书馆学研究如果不能面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民众图书馆发展需求,甚至脱离这个方向,那么就不能正确地指引图书馆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背离了这个方向,那么就有可能把图书馆的发展引入歧途。

1.3 为图书馆发展提供解决方案

在社会发展中,图书馆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挑战和困难,在图书馆的演进中,图书馆人同样会遇到层出不穷的专业问题和困难,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为图书馆面临的和产生的各种问题提供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利图书馆的发展。因此,图书馆学研究在面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同时,还必须面向图书馆的实践,从

作者简介:程焕文(ORCID:0000-0003-0703-1187),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教授,博士,E-mail:huanwen@mail.sysu.edu.cn;刘佳亲(ORCID:0000-0002-2524-3311),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9-11-22 修回日期:2019-12-11 本文起止页码:20-24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图书馆解决实践中的疑难杂症提供济世良方,任何脱离图书馆实践的研究都是伪命题和伪研究。

2 问题

根据上述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对照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现状,不难发现目前的图书馆学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2.1 有著述无思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兴起,图书馆学研究亦因之迅速崛起。进入新世纪以后,因为核心期刊评价,特别是学术成果评价制度的导向性影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开始迅速扩张:一是扩刊,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乃至月刊,以缩短出版周期,加快出版速度;二是扩版,由百余页扩展至两三百页,或者从小16 开扩展至大 16 开,乃至减小字号和行距,以增加版面,扩大载文量。由此,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的发文速度加快,发文数量大增,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与此同时,随着各级、各类社会科学基金中图书馆学研究项目立项数目的不断增多,专业著作的出版比以往更加容易获得出版资助,于是,图书馆学专业著作的出版数量亦快速增长。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和专业著作出版数量的比翼齐飞自然呈现出图书馆学研究的繁荣局面。然而,在繁荣的图书馆学研究表象后面,要想寻找能够指导图书馆实践的理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在繁华的图书馆学研究文字里面,要想发现一点闪光的思想火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 世纪 80 年代时,图书馆学界曾经出现过一股转变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风潮,其重点是鼓吹从经验图书馆学转向理论图书馆学,那时,的确产生了不少"理论"和"学说"。可是,回头看看,那时的所谓"XX 论"和"XX 说"都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是为理论而理论,无病呻吟,在书斋里生搬硬套生吞活剥出来的,连最起码的经验总结水平都没有达到。

新世纪以来,20 世纪 80、90 年代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或者自娱自乐的理论捏造现象日趋势微,代之而起的是"基于""机制""模型""评价"等新的研究范式。"基于"满天飞,抢占了许多论文的标题之首,"机制""模型""评价"遍地走,侵占了许多论文的标题之尾。"基于"头,"机制"尾,中间是个"活见鬼"的研究现象十分普遍,大家从来不担心这些"玩意"和这样的"玩法"会把图书馆学玩坏了[1]。翻阅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检阅图书馆学专业著作,图书馆界同仁时常难以从中获得共鸣和教益,似乎图书馆学研究不过是研究者相互之间的一种彼此娱乐的文字游戏,与图书馆的实践和发展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是如雷贯耳的图书馆学界大家,除了因为曾经位居要职而名字十分叫响以外,大多鲜有能够为人所知的思想和理论,更遑论拥有像一说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就自然令人想到苏轼一样或者一说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就自然令人想到邓小平一样的思想与理论标签。

图书馆学研究必须要为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发展服务,绝不可成为撰著者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例如:在《公共图书馆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图书馆学界的无数"仁人志士"和"先知先觉"以"救世主"的姿态撰写过大量有关图书馆立法的文章,甚至连图书馆法的内容和文本都起草了。可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时,图书馆学界几乎万马齐喑,集体进入静默状态,似乎与图书馆学研究者无关。唯有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师生独树一帜,以无与伦比的学术使命和专业责任精神全力参与,提交了 150 多份修改建议,成为全国提交修改意见最多的单位。因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师生提交的修改意见在全部提交的修改意见中占比巨大,因而被重视和采信的程度亦是最高的。对照征求意见稿、颁布实施文本和中山大学提交的修改意见,可知:中山大学的修改意见覆盖了《公共图书馆法》全部修改内容,其中许多关键条款的修改与中山大学提出的修改意见文字完全一致。《公共图书馆法》颁布实施以后,公共图书馆界全面组织学习,可是,图书馆学界又进入了安徒生童话那种"公主与王子结婚了,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故事终结模式,并不关注《公共图书馆法》的阐发研究和实施现状,这种研究现象的确不可思议,也不可理喻。

图书馆学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推动图书馆的发展而研究。可是,现在的研究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功名利禄。因此,图书馆学界对无名无利的图书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研究并不在意。新世纪以来,国家和地方制定了一系列的图书馆政策,有立法,更有标准和规范,其中饱含着许多新的图书馆理念和思想,虽然参与者不可能是多数,但是关注者和实践效果的研究者也不能是少数。一个图书馆学研究者,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思想融入到国家的图书馆政策之中,并借此在全国普遍实施,那么,这就是最伟大的学术贡献,虽然无名无姓,但是远比发表几十篇论文、出版几十本著作,或者获得个什么大奖更加重

要。因为国家政策就是直接指导图书馆实践的,而这正是图书馆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只要仔细梳理一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颁布实施的图书馆法规、标准、规范等政策,列出其中的制定者,就不难知道哪些图书馆学研究者是真正的学者,哪些图书馆学研究者是真正的思想者,凡与此无关者均不足言图书馆学家或者图书馆学"大咖"。

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和思想贡献是什么? 归结起来,不过是平等、开放、共享的图书馆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研究、阐发、传播和确立,是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2.2 有潮流无方向

新世纪以来,网络化、数字化正在改变图书馆的发展生态,图书馆进入了一个形态转变时期。语义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一波又一波的信息技术潮流席卷全球,图书馆学界不甘落后,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勇敢地追逐潮流,亦步亦趋,邯郸学步,制造了大量有关语义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图书馆学论文,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亦乐此不疲,或积极推波助澜,或者企图引领潮流,其实都是鹦鹉学舌或者胡言乱语,因为诸如此类的技术与图书馆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新世纪以来,网络化、数字化给图书馆带来的一个革命性变化就是图书馆知识资源主权的异化。在纸本时代,图书馆拥有纸质知识资源的所有权和相应的管理权,因而图书馆学研究可以在文献分类法、编目法等方面大有作为,大放异彩。可是,在数字时代,图书馆失去了数字知识资源的所有权和相应的管理权,因而,图书馆学研究在数字资源上基本失去了研究的目标对象,一切围绕数字资源管理的技术和方法都不再来自图书馆界,而是系统商和数据商。出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机密保护,系统商和数据商只会提供产品,而不会公布其核心技术与方案。面对如此清晰而残酷的现实,图书馆学界所做的研究大概也就是盲目追逐潮流,炒作概念而已。

例如大数据研究。图书馆拥有的数据,无论是纸质的还是数字的,都不过是普通数据,不具备大数据的基本特征。大数据的拥有者是国家气象局、地震局、银行、电信、移动等国家机构与国有企业,以及腾讯、百度、淘宝、京东等网络公司,图书馆学研究者根本无法接触到其数据中心的大数据,甚至连有幸参观一下这类数据中心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在全国也难以找到一两个。有趣的是,图书馆学界也出现了一些从来没有接触过大数据而大讲特讲大数据的专家。

再如知识图谱研究。如今在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显得最有学问也是最炫酷的大概就是有关知识图谱的论文,五彩缤纷的图形,盘根错节的结构,的确可以炫瞎普通读者,甚至震慑普通读者。如前所述,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都掌握在数据商手上,知识图谱不过是数据商以可视化的方式揭示数据关系的一种方式,也只有在查询数据时可视化的知识图谱才显得有意义。可是,图书馆学界并不这样认为,更乐意挑选几个圈内的学者去做人物关系知识图谱,图书馆学界的圈子那么小,就那么点人,谁不知道谁? 这种人物关系知识图谱毫无人物关系知识含量。事实上,绘制知识图谱的工具有一打之多,并且唾手可得,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事,随便拿一个绘制知识图谱的工具,代入一点数据就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图谱,这不是研究,充其量不过是告诉世人作者学会了使用某个工具,如此而已。

最近区块链很火,图书馆学界的研究者同样会制作一大堆与区块链有关的论文,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的编辑也会觉得颇为新潮而乐意发表,于是,又可以引领一个时间段的学术发展潮流。真分不清是作者糊弄编辑,还是编辑糊弄读者,也弄不清是作者自欺,还是编辑欺人,总之又会是一场滑稽可笑的学术闹剧。

从国家"十一·五"规划开始,发展和繁荣以图书馆为首的公共文化早已成为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实现和保障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图书馆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主流,可是,图书馆学界在此方向上的着力始终不够,最典型的例证是,在各级各类社会科学基金中已经立项的此类研究课题亦十分有限。

2.3 有方法无目标

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以调查为主的实证研究十分流行。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关键的问题是,现有的研究有方法没有目标。

如今可用于调查研究的工具很多,既有"问卷星"之类的网站,可供在线问卷调查,也有SPSS这样无所不能的统计软件,可供调查数据的分析,调查研究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简单容易。

问题是现在的调查研究也好,实证研究也罢,大多不知道其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实证要证明的是什么,基本上是为调查而调查,为实证而实证。一般来说,调查研究是以问题导向的,首先要提出问题,然后要分解问

程焕文,刘佳亲.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问题与方向[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20-24.

题,再依据问题制定调查方案,分析调查结果,进而归纳总结得出调查结论、建议与方案。可是,现有的调查研究时常忽略了问题的提出和问题的解决,只专注于调查数据的花样表达,因为有SPSS这样的工具可以使用。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其他。一切忽视问题的调查研究都是无的放矢和没有意义的。

至于调查数据的可信性更是令人生疑,绝大多数调查研究对样本选取的方法和数据来源不是不做说明,就是闪烁其词,并不做详细的说明,令人无法判断样本的选取是否合乎规范,数据来源是否可信。殊不知,此乃调查研究是否科学可信的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那些利用分析工具得出的什么信度都是谬误,至于调查结果、研究结论等,因为数据的不可信也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总之,一切调查样本不符合规范的调查研究,分析得越完美,就错得越远,就越不可信。

一言以蔽之,很多人都在玩研究方法,现在研究方法也被玩坏了,可是,图书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还在那里,并没有得到解决。

3 方向

面对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的种种问题,对照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应该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3.1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繁荣和发展公共文化,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我国当今和未来的重大发展战略。图书馆学研究必须聚焦于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需求,否则就会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图书馆服务,否则,图书馆学研究就会失去本真,成为无用之学。四级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是当今和未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而乡镇街道图书馆的建设是难点,村社区图书室建设更是难点中的难点。图书馆学研究应该以此为重点,去调查、分析和研究其中的一切问题,努力为一切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3.2 文献文化传承

图书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而且还要传承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同志的回信中特别强调国家图书馆的使命是"传承文明,服务社会"[2],高度肯定了图书馆在传承文明中的作用。图书馆承载着最能够反映和代表中国文化的文献,保存、保护和传播以文献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和文明,既是图书馆的使命,也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图书馆学界应该像国家图书馆那样高度重视中华文献的保护、保存和整理研究,高度重视中华文献展示和宣传研究,充分推广中华文献文明,为文化自信的建立贡献力量。

3.3 全民阅读推广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的基本使命,全球图书馆概莫能外。推广全民阅读,建立学习型社会是国家发展战略和基本国策。近6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把推广全民阅读列入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公共图书馆法》亦把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3],在今后长时间内,全民阅读推广将是图书馆的最重要使命,公共图书馆如此,高校图书馆同样如此。

全民阅读是图书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和命脉,图书馆绝不会因为任何一项信息技术的挑战而消亡,但是,如果离开了全民阅读,图书馆就会失去存在的社会价值,就会自动消亡。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今天,图书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图书馆学研究必须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着力研究阅读推广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为全民阅读推广助力赋能。

3.4 图书馆服务创新

时代在变化,民众的图书馆需求也在变化,图书馆服务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民众的需求。公共图书馆界有许多服务创新,例如:城市24小时自助图书馆,"图书馆+"(Library Plus),图书馆+书店、+咖啡店、+商场、+工厂等[4],高校图书馆同样有许多服务创新,例如:学习空间、创意空间等,对于图书馆界出现的一切服务创新,图书馆学研究都应该及时地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宣传推广,以促进图书馆服务的全面发展。

3.5 信息素养教育

信息素养教育同样是全球图书馆的共同使命和永恒课题。在数字时代,信息素养教育越发显得重要,是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方法。图书馆学研究的成果能够被全社会熟知和广泛利用的大概只有两项:一项是原本用于期刊选购的引文索引,如SCI、SSCI,现在被广泛用于科学评价,可惜在中国被过度使用,备受诟病;另一项就是信息素养教育课程,近年兴起的"学习强国"精选了一批国家级精品慕课课程,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入选的4门课程中,有三门是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一门是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潘燕桃教授主讲的"信息素养通识教程——数字化生存必修课",另一门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黄如花教授主讲的"信息检索",还有一门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林佳研究馆员主讲

的“信息素养——学术研究的必修课”。这三门信息素养教育课程入选“学习强国”说明了一个事实:信息素养教育乃是全社会的需要。既然信息素养教育是全社会的需要,那么,图书馆学研究就必须高度重视,以充分发挥图书馆学为社会服务的作用。

4 展望

图书馆学是一门致用的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相互影响。在新时代,国家通过相关立法、制定政策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创造了空前的黄金时代,在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浪潮推动下,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太多值得研究的新命题。这个时代,就是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应当唤醒使命感的时候。

图书馆学研究者当以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为己任,为图书馆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图书馆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为图书馆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学术期刊杂志也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推荐选题时给予图书馆从业者更多的鼓励,激发图书馆从业者的研究热情,让大家敢于发声、乐于发声,不怯于分享实际工作遇到的问题,使图书馆学研究回归服务图书馆事业的本质,真正发挥图书馆学理论指导图书馆实践的作用。最终使图书馆学研究能够在公共文化事业建设中,成为一股能够真正推动事业发展的学术力量。

参考文献:

[1] 竹帛斋主. 鸡鱼情报的学术期刊[EB/OL]. [2008-01-05]. [2019-10-3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080fl.html.

[2] 新华社. 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EB/OL]. [2019-09-09]. [2019-10-30] http://www.gov.cn/xinwen/2019-09/09/content_5428592.htm.

[3] 中国人大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 [2017-11-04]. [2019-10-30].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27.htm.

[4] 程焕文,彭嗣禹,高雅,等. 改变 21 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进程的十大创新[J]. 图书馆杂志,2018,37(11):26-34.

作者贡献说明:

程焕文:确定论文选题,提出主要观点,修改审定论文终稿;

刘佳亲:搜集论文资料,整理论文初稿。

The Mission, Problem and Trend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Cheng Huanwen Liu Jiaqi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mission and purpose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process]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then described the missions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which include providing theory, guidance and sol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pointed out the major problems in th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Result/conclusion] It suggests that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should focus on public library, culture heritag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mission problem trend